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五十五回 放冷箭暗助佳兒 拆密緘連呼怪事

卻說賊寇巴道見天不怕拔劍挑繩，心內著忙。指手剛然說莫動，繩折燈墜落埃塵。此燈本是高公設，賊人中了計牢籠。巴道頓足說：「不好，這盞燈必然有計在其中。」賊道之言還未盡，只聽得驚天大炮似雷鳴。燈球火把如白晝，迎頭顯露一支兵。兩員健將如驍虎，帶領官兵往上衝。人人奮勇戰賊寇，刀槍並舉下絕情。眾嘍兵倉惶之際難擋敵，不亞如削瓜切菜一般同。兩個賊首難相顧，奪路逃生跑似風。只殺的叫苦哀聲振耳，亡人死馬亂縱橫。一更殺到三更後，在數的嘍兵死個精。丟下了金銀駝馱無其數，器械成堆數不清。二健將查點明白寄林內，又向那小路埋伏掉轉兵。且說巴道天不怕，手下剩有二千兵。恨不能插翅安翎逃性命，奔至瀘江將四更。聽了聽四野無聲天未曉，見幾隻大小船舫水面橫。眾強賊齊集江岸下了馬，向前招呼一聲：「舵公快把船攏岸，渡至南岸定酬情。奉送白銀一百兩，言無二意不脫空。」岸上的賊人連聲喊，舟中驚動了鄭安寧。口內答應朝外走，留神閃目看分明。手內提燈迎面照，這伙人形景蹊蹺貌又凶。英雄認準是強寇，忙搭跳板不消停。天不怕當先朝上走，小英傑時下不容情。抽下銅鞭迎面打，眼快的賊人看得清。說聲不好忙躲閃，鞭梢左背響一聲。顧命的賊人抽身走，一溜歪斜奔岸東。抓鬚上馬匆匆走，後邊限定眾嘍兵。船上一陣梆子響，官兵五百盡開弓。安寧率眾隨後趕，箭似飛蝗一樣同。射中的賊人隨路走，丟盔棄甲墜能行。巴道人一邊跑著心暗想：「何不趁此各逃生？現今塞北干戈動，我何不投順番王去立功？」主意一定撥開馬，押了手下心腹三百兵。遠道別路逃下去，再把那鎮國高公明一明。

且說高老爺帶五百藤牌、一千人馬正在蘆葦中埋伏，將至五更，聽得喊殺之聲，馬蹄亂響，就知是鄭安寧追趕賊人至此。看看且近。遂縱馬迎殺上去。藤牌手就地滾來，亂砍馬腿，強人紛紛墜馬，一千馬兵，各執長槍，車裏上來。安寧帶兵後至，兩下夾攻，天不怕與幾個頭領俱被生擒，其餘盡皆降陣，就走了小臥龍巴道一人。高公當先，安寧押後，往榕樹坡而來。此時那兩員健將在三疊川又把巴道截殺一陣，只剩了百餘嘍兵，逃往西北而去。二將正要追趕，高公的兵到，天已漸明。老爺命二將先押生寇、器物進城，先見九千歲報功，自帶鄭安寧與一千馬兵隨後追趕巴道。

不覺紅日東升，至諸葛城北二十里之外，遙聞金鼓之聲，隱隱見塵土飛空，又緊撒了一轡，到了臨近。原來是曹元帥的人馬，此間先鋒單守英迎著巴道，廝殺起來。

這老爺相離不遠攔住馬，抬頭舉目看端詳。只見那道人大戰穿白將，兩匹馬戰在疆場。那道人三股銅叉急又快，來往衝殺猛又強。那小將騰挪封避多精巧，神出鬼入捻銀槍。鎮國王點頭暗暗心誇獎：「這後生高人傳授不尋常。幼年年輕多威武，到將來，將相之材是棟樑。」後又留神觀面貌，不由的心中一動暗思量：「是怎麼面龍骨格如見過，兩眼活似黎素娘。看他不滿二十歲，可喜他齊整的身材出眾的槍。何不暗中將他助，早除逆叛保安康。」老爺想畢不怠慢，烏翅環卦下神飛素裨槍，取弓搭箭抬頭看，描頭對準手高揚。這老爺穿楊百步十分准，賊人的左膀中了純鋼。翻身掉下渾紅馬，官兵吶喊奔疆場。

眾官兵一聲吶喊，見賊人落馬，一擁向前，撓鉤搭住，捆綁生擒。那些嘍兵一個個棄甲拋戈，跪倒在地，哀叩求降。雙印傳令停殺，遂下馬與高公相見，舉手道：「多蒙老將軍施威協助，使末將得以成功，感恩非淺。」說著，深深一揖。高公連忙下馬，頂禮相還，口稱：「不敢，些小微意，不足掛齒。請問那寶齋上就是小將軍的貴姓尊字麼？」雙印：「不敢，就是賤名。」遂也問高公的姓字。高公剛然說了，雙印連忙又施禮道：「原來是鎮國老千歲，晚生久仰盛名，如泰山北斗，今日得見尊顏，實三生之幸也！」高公還禮，口稱「慚愧，老夫乃被罪廢材，何敢當將軍謬獎，使老夫抱羞無地矣。」雙印又問擒賊之故，老爺備細說了一遍。二人又敘談了一回，彼此都有不捨之意。高公又問道：「這曹元帥可是仁和縣人氏名警字文豹麼？」雙印說：「正是。曹元帥常常提念老千歲，何不隨晚生至大營與曹元帥一會？」高公喜道：「老朽渴想久矣，正欲一見，以慰鄙懷。小將軍就請先行，老夫隨後便來。」彼此上馬，押著所擒之賊，領兵前走。不多時，迎著前哨，雙印命藍旗飛馬回報平南元帥。

曹爺聞報甚喜，傳令安營。三軍扎住，炮響三聲，立下大寨。曹元帥升帳歸坐，眾將行參已畢，分班列在兩邊。元帥吩咐：「令先鋒單守英進帳。」中軍執令，去不多時，雙印隨令而進，向上打躬交令，細述擒巴道及遇高公之事。曹爺大喜，即傳令將巴道打入囚車，派人看守，命中軍請高千歲進帳相見。遂親帶將佐迎至轅門以外。兩下相見，歡喜非常，同進大帳，敘禮歸坐，中軍獻茶。茶罷，擱盞，二人談了一回別後的情懷，高公便要告辭回城。

曹爺說：「叔父大人且請少待，小姪這裡還有令郎世兄寄來的一封信，今日正好親手面交大人。」說畢取出，遞與高公。高公愕然道：「愚叔並無子嗣，卻是何人寄書與我？只怕是賢姪記錯了姓名了！」曹爺詫異說：「敝發明明說是寄與叔父，怎麼會錯？」高公道：「卻是何人托附賢姪？」曹爺說：「就是平北侯鸞元帥。」馬凌雲、王芳等一齊說：「平北元帥姓寇，元帥為何說是姓鸞？」曹爺說：「這個你們都不知他的真名，就是我與單賢弟知道他的真姓是姓鸞。」眾將一齊說：「原來如此。」曹爺向高公道：「小姪與鸞元帥同日出師，前一日他把小姪請去，以此書相托，說叔父與他是同村居住，他與令郎世兄乃同窗好友，十分莫逆，因此煩他轉煩小姪寄書與叔父，再三囑咐，必須面交叔父，他才放心。彼時說話之時，那鸞元帥還與小姪下一全禮。若非著已連心，如何這等關切？」高公聽了，一發納悶，半晌道：「這又作怪，我方才仔細詳參，本莊並無個鸞姓之人，就是六眷中也並無個鸞姓親戚；即便有個姓鸞的親友，我一時忘記也是有之，我這兒子卻是那裡有的？」老爺說著，只是搖頭道怪。曹爺見說，也納悶起來，道：「莫非敵友耍小姪不成？」復又搖首道：「那鸞元帥為人鄭重端嚴，斷無戲謔之事。」雙印道：「聞老千歲昔年有位公子，幼時失去，只怕在那裡成人長大，訪了家鄉，宛轉傳書，亦未可定。」曹爺點頭道：「這一猜倒也有理。」高公道：「那有這般僥倖之事？」曹爺說：「叔父何不把書拆開，看看裡面的言詞，便知緣由了。」高公說：「這如何使得？人之家書，豈可擅開？如有差錯，許多不便。」曹爺拍掌道：「鸞兄明明白白說是令郎世兄近因訪著了謀害叔父的仇家姓名事由，不久叩關辨冤，所以寄書稟明叔父，冀其寬懷。叔父又說無有子嗣，這事把我活活悶死了！」高公道：「這鸞元帥叫什麼名字？」曹爺說：「鸞夢高。」高公說：「呵呵，待我耽個小過，拆書看看罷。」曹爺說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雙印等一齊說：「即是鸞元帥說是寄與老大人，老千歲就開了，料也無妨。」

高公見說，用手拿起，只見重重油紙，封的甚密。去了數層，方露出紙箋。那曹元帥此時心中早已斃了鬥大一個疙瘩，忍不住把椅子望前挪了一挪，圓睜鳳目，恨不能一眼看個明白才好。馬凌雲等也都慢慢湊至老爺的背後偷瞧。高公見那封皮的左邊按著楊府順天侯一個別號的圖書，覺心中一動，看朱紅簽上寫著「父親大人嚴啟」六個大字。曹爺說：「怪哉，怪哉，若非父子，誰肯這等稱呼？」

鎮國王用手撕封開家信，慢展從頭仔細觀。上寫著：「不孝夢鸞百叩首，燈前親筆稟膝前：自兒六歲別我父，無佞府長到二八年。外祖母歸身辭世，偏遇著舅舅奉旨鎮潼關。只得送我回家轉，與繼母無猜無忌甚相安。次年我父遭奇禍，孩兒一慟病身纏。蒙恩謫父發南地，為兒得命保安全。不料表兄伏公子，獸心人面起不端。干礙我母難翻臉，我也曾拒絕善警兩三番。那狂生欺心措下絕戶計，鄭昆透信泄機關。為兒萬般想出路，一路尋親上嶺南。通江嶺搭救義兄曹文豹，天黑誤遇趙公的船。誅斬賊盜將他救，訴說已往講從前。才曉得趙公是父昔年友，提到聖上皇宣禁罪官。不許子姪同聚嘗，那時節為兒進退兩為難。趙叔父近感新恩思舊義，將孩兒帶至汀洲館後園。最可憐兒與青梅主僕倆，斂跡跡藏形處處難。我二人夜夜何嘗得穩睡，衣不解帶抱刀眠。咬釘嚼鐵熬歲月，臥薪嚐膽整三年。恰逢南北刀兵起，皇家掛榜選英賢。為兒的冒險擔驚奪帥印，為的是僥倖成名好辨冤。多蒙上天天垂佑，戰敗群雄中狀元。我只說平南得把天倫找，誰知掃北不平南。也是咱父女災星退，鬼使神差該見天。瞎了眼的國材呂丞相，他把為兒當作男。差人見我求秦晉，孩兒信口許姻緣。奸相識我是嫡親婿，時常召飲去盤桓。為兒的這般如此將他套，老賊帶酒盡實言。

他把那害父的情由全吐露，一往從前說個全。親筆私書交與我，封在書中帶至父前。孩兒帶兵平塞北，這一去勝敗輸贏總在天。上蒼加護成功早，為兒的回朝一本奏金鑾。大料呂賊無可辯，父雪沉冤不費難。就怕為兒此去難取勝，身喪沙漠不得還。萬一孩兒亡塞北，乞爹爹只管拿書去辯冤。他若抵賴不招認，這封書便是他招詞紙一般。還有那宮闈聖上娘娘的話，寧太監受賄蒙君往外傳。某宗某件多少事，細細從頭寫後邊。望爹爹，嚴收此字為憑據，小心仔細萬萬千。怕的是機關預洩仇家曉，呂國材詭計百出防守難。天倫莫把兒牽掛，恁著我一片丹心達上天。望爹爹保養天年加自愛，等個花開月滿巧團圓。情長紙短言難盡，一句話，父若平安兒也安。」年月日期下邊寫，傍寫著蠢女彌封商夢鸞。鎮國王看畢書中話，又驚又喜又心酸。似啞如聾發了怔，呆呆呆雙手擎書無一言。曹元帥如夢初覺一聲歎，虎腕拍胸叫罕然：「這般奇女人間少，心胸才智占十全。慢說是紅粉群中無二個，就是這衣冠隊裡也當先。我輩鬚眉真愧死，說什麼孝女曹娥花木蘭？」雙印凌雲諸戰將，人人贊羨女魁元。高公半晌神方定，緊皺雙眉把話言。

老爺歎氣開言說：「列位將軍不消過獎，蠢女無知，率意胡為，竊占帥印，欺哄聖上，明是與老夫罪上加罪，何賀之有？」曹爺、眾將一齊說道：「老千歲說那裡話來！令千金離家避難，節也；為父從戎，孝也；慷慨出戰，勇也；捨生不顧，忠也；暗訪仇家，智也。天下有此奇女，乃聖朝之瑞，聖上聞知，定賜褒獎，斷無降罪之理。」曹爺此時心中十分爽快，點頭參想：「怪道他自居內庭，中門長關。就是舉南北隨徵之將，也有深意在內：品貌俊秀者他都舉在徵南部內，自己帶了鄭鐸、呼延平兩個黑鬼，孟昶、焦榮一對夜叉，其餘都是些神頭鬼臉的人物，這俱是他細心遠嫌之處，真正令人可敬。」眾將無不誇獎。高公總是悶悶不語。當下曹元帥吩咐擺上酒宴，親手把盞慶賀高公，高公卻不過意，只得酒領三杯，食供五道。老爺起身告辭，曹爺也就傳令拔營，同往諸葛城來。